

鲁虫的相选·调养·训斗

秋战暢勝



柏良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秋 战 韬 略

鲁虫的相逐·调养·训斗

柏良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7·海日

秋 战 韬 略

鲁虫的相逐·调养·训斗

柏良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7·海日

秋战韬略

——鲁虫的相选、调养、训斗

作 者 柏 良著

责任编辑 原式溶

封面设计 姜海涛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5350227 5352906

公司地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25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1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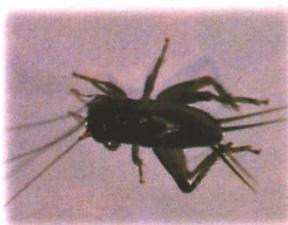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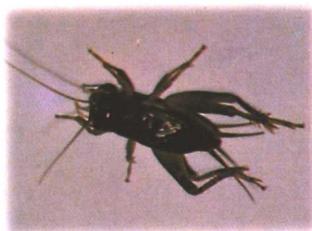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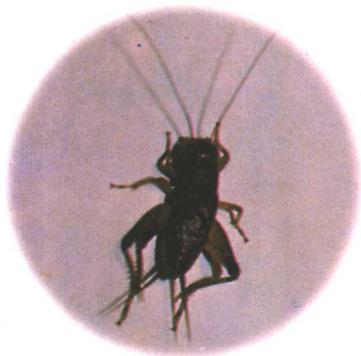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7-5442-0597-5/G · 304

定 价 12.00 元

家方富古
之文化洪
并其作

軍情傳真
酒瓶良制
柏馬呈聖
千併年
善行伯白
今令樊繫
他猶士大
高多富貴
相布條家

丙子仲秋月
王鑑題



- 土狗形 (长清产)
- 烂衣 (宁阳产)
- 乌牙暗黄 (乐陵产)
- 红牙青 (宁津产)
- 锦蓑衣翅 (长清产)
- 三段锦 (肥城产)
- 紫麻头 (长清产)



● 戢子 (冉祥武先生制)

● 五彩水碗

● 蓝玉宝水碗

● 虫盆

(古燕赵子玉造 外径 12.8 厘米
盆高 9.6 厘米 盖厚 1.4 厘米)



● 京津描罐

(过笼 (自左至右 龙头笼 蘑菇笼
提篮笼 道光癸卯合方园笼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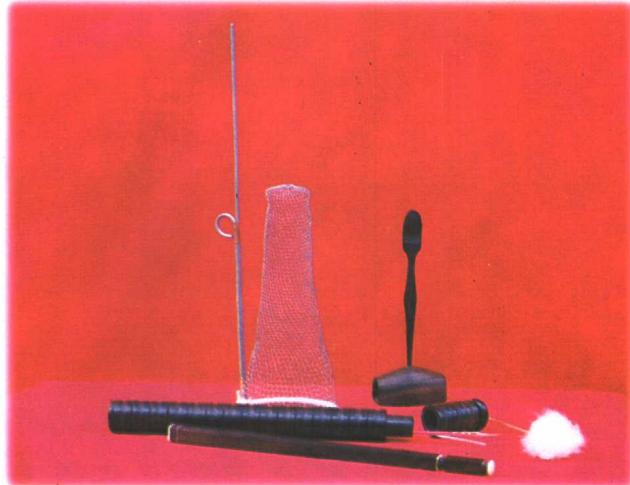


● 鸣盆（黑色，带耳环、底座，盖透花）



● 苏式南瓜盆

● 北式罩、提笼、芨筒、绒球、芨



序

自古以来，养斗蟋蟀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民俗活动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蟋蟀文化是其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、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蟋蟀文化又重新展现出它的诱人魅力，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“蟋蟀热”。这种“蟋蟀热”不仅具备广泛的群众性，而且也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：一是各地纷纷成立蟋蟀协会；二是南北名家接连推出一批蟋蟀专著。这些蟋蟀专著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继承，又无疑对当前的蟋蟀活动起到了指导推动作用。笔者视野有限，依笔者之愚见，吴继传先生的《中国斗蟋》、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，火光汉先生的《蟋蟀的选养斗》，李嘉春先生的《蟋蟀的养斗技巧》，肖舟先生的《蟋蟀秘经》，堪称是其中的代表之作，代表了当前蟋蟀研究的最高水平。

山东历来是全国蟋蟀活动的中心之一，历代古谱对山东名虫产地多有记载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促织”篇是很熟悉的。撇开它的主题思想不谈，换一个角度看，我们

至少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山东民间蟋蟀活动之盛及鲁虫的品质之优。连蒲松龄这位在乡间教书几十年的老私塾先生，对蟋蟀也那么了解，观察也那么细致，描绘也那么生动，谁能不说他是这方面的一个行家呢？吴继传先生在《山东宁津蟋蟀志》里说过，“北虫以山东有名，山东有蟋蟀王国之美称。”“宁津蟋蟀居全国之首，有天然的优势，是近年来全国蟋蟀大奖比赛的冠军，并在香港蟋蟀比赛中两次夺魁。”不仅宁津，山东的长清、宁阳一带，也是著名的蟋蟀产地，因此近年来，每年到宁津、乐陵、长清、宁阳一带收虫的外地人数以万计。与此同时，山东的潍坊、滨州、宁阳、宁津、济南等地也都成立了蟋蟀协会。依靠名虫产地的优势，山东业已形成了一支以济南为中心的庞大的蟋蟀爱好者队伍。

然而不无遗憾的是，建国以来，山东至今还未有正式出版过一部以鲁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蟋蟀专著，这与“蟋蟀王国”的美名很不相称。其实不仅山东，就全国范围来讲，至今也没有一部以鲁虫为研究对象的、在识、选、养、斗诸方面全面阐述的专著。火光汉、李嘉春、肖舟诸先生俱为南方籍，他们的著作重在研究南虫；吴继传先生长住北京，他的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固然是研究鲁虫的名著，但他的着眼点重在昆虫学、解剖学、地理学诸方面，而在识、选、养、斗诸方面却鲜有顾及。蟋蟀爱好者尤其是山东的

爱好者都热切企盼有一部研究鲁虫的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深度的蟋蟀专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柏良先生的《秋战韬略》的出版，可以说适得其时。

柏良先生世居济南，自幼喜爱传统文化，对秋虫亦情有独钟。少年时代曾师从在民国时期就享誉虫界的济南名家刘冠三先生，可谓师承有续。他有大学中文系的文化水平，对各种古谱的钻研都曾下过苦功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由于“家庭出身”的原因，柏良先生远离了政治活动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蟋蟀研究之中，结果技业大进。积 50 年养虫斗虫的经历，柏良先生在养斗鲁虫方面早已深得其中三昧，并在济南辅导了一批秋虫爱好者。当今济南蟋蟀界活跃着的中青年少壮派，都把他当作老前辈。由柏良先生首次推出这样一部研究鲁虫的专著，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。

笔者也是一个蟋蟀爱好者，在养斗实践中，曾对火光汉、李嘉春、肖舟及吴继传先生的著作认真钻研过，深感受益非浅。对比之下，我感到柏良先生这部《秋战韬略》有两个特点最明显：其一，即前面提到的对鲁虫的研究。从鲁虫的产地、捕捉、用具到选、养、斗及与南虫的比较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，有一种拓荒与填补空白之功。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南虫的理论归纳必然不能处处适用于鲁虫，反之亦然。它与火光汉诸先生的“南谱”比较起来，犹如双峰对峙，可谓相得益彰，各有千秋！

其二，即它的创新。研究鲁虫本也是创新，但除此之外，柏良先生又结合自己 50 年的实践经验，就古今诸谱上未曾涉猎的一些养斗技术作了详尽阐述，如蟋蟀龄类鉴别、适虫排龄法、挖掘蟋蟀斗品潜力、训斗及改善斗虫的自然斗相，辨识蟋蟀斗限顶盛期、适虫调补“后天”的方法等等。这可以说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，是蟋蟀养斗中的一些“高精尖”技术。它必然会引起蟋蟀行家们的极大兴趣。除此之外，该书记载 50 年来鲁虫名品的“新功虫录”，也是极有价值的资料。

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，曹雪芹写作、增删《红楼梦》用了 10 年时间，而柏良先生写这本书却用了 20 余年。他最早留存的书稿，纸张早已发黄。这本书的确浸透着他大半生的心血。作为一位后学，我对此书的写成十分高兴，也非常钦佩。相信这部有地方特色的著作不仅会为山东虫迷所喜爱，也必然会受到大江南北的蟋蟀爱好者的欢迎。是为序。

王连仲

1997 年 5 月

前　　言

秋战雅兴，概括地讲，乐趣有三个方面：捉、赏、斗。犹如一首韵律合谐的三部曲。捉：为获佳虫，昼夜奔忙，劳心劳力，乐在中藏。赏：精选珍养，品评欣赏，踌躇满志，欲称霸强。斗：斗最激奋，交须惴惴，若得上锋，叟返童颜。故迷恋秋战者，应时而动，惜秋苦短。虽少寝食，消肌肤，乐在其中。因而数十代人，情系秋兴而不思倦怠。

蟋蟀文化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，亦是东方华语族所独有的民俗文化的精萃。记叙秋战的历史典故，吟颂秋蛩的诗歌，研究蟋蟀养斗的盆考、择地、相虫、斗规、茨法的著作和以秋战为题材的故事，已自形成体系。只是伤于某些人以虫为博，其文化价值在不悉其衷者的眼中，评价颇有争议。然而，数百年来，蟋蟀文化经风沥雨，还是保留下来，且随着人们的逐渐理解认识，渐正其应有的文化位置。论述蟋蟀习性和养斗方面的文字，可考的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远溯之，我国古代的诗歌集锦《诗经》就有咏秋蛩的篇章，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蒲松龄等历史

文化名人，皆有咏蛩佳句和以蟋蟀为素材的著作，足见蟋蟀文化的形成，源远流长。

论述秋战的专著，或名为经，或题为谱，历代皆有。较有代表性的始之于宗朝贾似道的《促织经》，继之有明朝袁宏道的《促织志》。清代出书最多，对蟋蟀的研究亦更加深入（第八章中详述之）。近十年来，国内陆续出版了多种论述蟋蟀的专著，如吴继传教授的《中国斗蟋》，火光汉先生的《六十年经验谈》，均突破陈规，独有见地。还有许多小册子，在书市中随处可见。这些图书的出版对蟋蟀文化的普及，探讨秋战知识，提高技艺，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但亦有些小册子的内容，存在着以讹传讹的弊端。将古谱改头换面，以己见发挥阐释，既不严肃，又往往误导入门者。尤其在蟋蟀的分类定名中，为了文字的润色，歌诀韵律的适从，牵强、过刻之处颇多。且众说纷纭，各执己见，牛角深幽，入门者视为迷津。蟋蟀的品相分类须严谨，否则难以辨识优劣和规划秋战布局。而定名，则应在分类的基础上，突出“这一个”的特点，映真无误。若为确定哪个蟋蟀贴哪个谱，累死人，屈死虫，实无什么意义。恋秋战者，应博览古今诸谱，尊重传统经验，汲取其精华，结合养斗实践，多思考，悟出内涵，凭借现代科技手段，突破陈规，以斗试金，才能不断提高秋战水平。

古往今来，秋战场上就分南、北两大流派。南以江、浙、

徽为代表，北以京、津、鲁为代表。著书立说者南派居多，俗称“南谱”。近年来的“秋战热”中，南北交流日趋频繁，互补性很强。由于鲁虫在大江南北不同的斗场上战绩卓著，蟋蟀爱好者，不远千里，长途跋涉，聚鲁地寻宝者众。山东名虫产地，每到金秋季节，蟋蟀集市，车水马龙，盛况空前。研究鲁虫的选、养、斗，认识鲁虫特色，已成为当今“蟀坛”共同关心的课题。当前社会上流传的经（谱），按谱系分，多为南谱，对蟋蟀的考察、论证，多以南方历史名虫产地所出优良品种为对象，甚至一些秋战术语，亦多江浙方言。北方求知者读斯谱，理解上时有错讹；南方虫迷玩鲁虫，习惯按南谱选养，亦有法不对路之惑。须知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在认识蟋蟀科、门、类共性的基础上，须进一步研究因虫出土不同，自然环境对虫之品相、斗性、习性所育就的先天后天差异。例如，鲁虫别于沪、杭、绍、杨虫籽粒品种的优选；不同地区各自最佳的获虫时段；由于成熟期不同，斗限顶盛期的洞察；出土环境必然造成虫质缺憾与后天调补；传统“助兴”排蛉法的南北之别；如何适虫施法，挖掘虫之出斗潜力；通过养家的调训将坯，提高出将率等。这些深层的新学识，尚未有经（谱）较具体地研究、探讨、论述。

今以传统经（谱）研究成果的精萃部分为起始点，以鲁虫为研究对象，结合笔者数十年选虫、调养、训斗之实践，